



服部文庫
117
240
2



117
240
2

論語徵丙



日本 物茂卿 著

聖人視其兄之子猶己之子也。公冶長南容相等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雖未免於刑戮猶免也。聖人之愛其子至矣。然其擇壻止於是耳。豈以為奇貨可居而藉以為榮乎。後人以為有優劣者非也。南容數見於論語而公冶長不復見焉。千載之下豈容以此知其優劣乎。按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吾知免夫。小子。左傳多以全首領獲終於牖下為願。中庸贊孔子引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皆古之法言。蓋古之代



王世嗣。諸侯世嗣。士大夫之子爲士大夫。農工賈之子爲農工賈。貴賤分定也。故人皆以免於刑戮。全其首領爲至焉。秦漢以後。始囂然。人皆願爲三公。王澤斬故也。故後儒於聖人。擇堦意。率多鑿耳。或謂南容免於刑戮。與公冶長非其罪也。適相當。而多不廢一言。則優於長也。殊不知南容爲三家之族。三家者。值有道則必廢。而此不廢。故多不廢一言者。以其爲三家之族耳。長有繆紕之事。故夫子斷非其罪也。業非顯者。何必論其不廢哉。且託女子於人。以終其身。其人能免刑戮。則父母之願足矣。雖聖人亦爾。聖人所

以異於常人者。無奇貨可居。藉以爲榮之心。爾無臧無否。婦人之德。故程子所謂量才求配。亦非古義也。學者察諸程子。又曰。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此事誠然。雖然。聖人之道。豈絕無避嫌之事乎。傳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又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自陋儒傳柳下惠。嫗女子之事。而唯問其心。不問其禮。以此爲高者衆矣。則或將藉口程子也。故詳之爾。南容家語。南宮縚。字子容。王肅從之。世本亦同。史記名括。左傳名說。鄭玄作閱。未知孰是。皇侃疏。范甯曰。公冶長名

芝字子長

魯無君子者。斯馬取斯。仁齋先生曰。贊賢師友薰陶之益甚大也。勝朱註甚。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是子賤之於學於政。皆以能取諸人聞也。舜之無為任人也。舜之大智。好問好察。邇言也。孔子謂其君子哉。以此。

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器。包咸鄭玄之解。論語賈逵服虔杜預之解。左傳皆云。夏曰瑚。欒。肇以為未詳。然明堂位古矣。朱註云。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仁齋先生曰。器之貴重而非常用者。因謂孔子不比諸耒耜。陶冶常用者。以戒子貢深也。夫天下不可無民。猶如耒耜。陶冶常用。不可一日闕也。孔子而以陶冶耒耜為尚。則許行豈非乎哉。樊遲之請學農圃。孔子何謂之小人哉。仁齋務欲出奇。而不知其畔道遠矣。古者成德六焉。聖居其一。太宗伯之器也。瑚璉其是之謂邪。

論語卷之四
仲弓爲人。蓋慈惠而短於言。故時人仁之。朱子曰。重厚簡默。此自其所見耳。豈然乎。夫以慈惠爲仁。世人所皆知。攷諸它書可見也。時人貴佞。每欲仁之兼佞。以爲全材。觀於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於仁。仁佞每並舉。可以見已。蓋能言者不能爲。能爲者不能言。自然之符也。故孔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故孔子喜仲弓之不佞已。它日又曰。雍也可使南面。謂其仁也。是其進德非曩者之仲弓矣。朱子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是自理學之見耳。凡其德可以安民者。皆謂之仁。但孔子主學。學也。

者學先王之道也。故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而後許其仁。是仁所以難其人也。

吾斯之未能信。古註。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豈有所謂仕進之道乎。朱註。斯指此理而言。理學家之言也。孔子時豈有之乎。蓋吾學之可以從政。吾自信之。而後可以仕。開未自信。故云爾。孔子之勸仕。以其材可以從政也。孔子之悅之。以其志大而不欲小試也。朱註。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豈其然乎。聖人之所知者。其材也。所不能知者。其志也。如三子言志。或以兵賦。或以足民。或以賓客之禮。則志如其材。

至於曾點亦其志不欲小試也。後世變化氣質之說興而聖人官人各其材之義泯焉。故於此章之旨漫然不會其意耳。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此孔子之微言也。易曰。利涉大川。謂涉艱難也。而海之難涉。非復大川之比。蓋孔子所言其事之至難。迺非獨力所能濟。而所可與共者。又難其人。唯子路好勇。故假設云爾。非實許子路也。子路不解假設之意。喜其言與己共行。故孔子又曰。由也。好勇過我。是迺無可慮者。祇恐其無所取桴材。欲從而卒不能從耳。蓋言興大事涉

艱難。非勇之所獨能。亦必有其具。迺可為也。無經濟之材。則不能也。朱子材訓。裁其不解微言。亦猶子路歟。宜其無所解於詩也。且取字不明。謬矣。何註一說財哉。同恐非。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百室之家。可使為之宰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此孔子許三子者。與三子自言其志同也。非唯聖人能知人。而三子亦自知也。

吾與女弗如也。中間不句斷。孔子自言已亦不如也。亦願為其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亦喜子貢自知之。

明且先王之道散在天下。孔子無常師。訪求四方。迺集於我。可謂艱矣。而顏子得之於孔子。不須搜求。其聰明又如此。過此以往。殆不可測矣。故孔子自言不如者。要之將來也。古註慰子貢。非是。朱註與訓詁。如下句斷。本諸秦道賓。不知聖人之心也。且昧乎文辭也。

宰予晝寢。古來以為晝寐。非也。古有寢不寐之文。寢謂夜臥也。然寢非臥也。諸侯有正寢。燕寢。士唯有寢。今之內堂也。夜則臥于此。故謂夜臥為寢也。宰予晝寢。晝處于寢也。晝處于寢。蓋有不可言者焉。故孔子

深責之。檀弓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吊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左傳載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是晝寐。豈可深責之乎。後世儒者。聚童子講習。督其勤惰。妄意以謂孔子之責宰我。亦猶我也。故為此解耳。皇侃本。朽作巧。王肅曰。朽。鏹也。皇本亦作巧。墁也。侃釋之曰。朽。墁之使之平泥也。

剛者。邢昺曰。謂質直而理者。朱子曰。剛。堅強不屈之

意仁齋先生曰。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而後可以為真剛者也。按書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直剛強各殊也。又孔子語子路六言六蔽。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直勇剛各殊也。中庸北方之強。南方之強。謂勇則強。即勇也。邢昺以直解剛。朱子以強解剛。皆非矣。仁齋先生誤援中庸南方之強者。亦沿朱子之誤耳。大氏勇與怯對。以心不懼言。強與

弱對。以力不屈撓言。故強勇一類。故非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不足為強勇之至也。剛與柔對。以其質果烈言。既曰溫柔。烏得以為剛乎。辟諸物。金剛木柔。而木有強有弱。火剛水柔。水似弱實強。然不得以水為剛矣。是字義各有攸當也。至於直。則以不曲言。烏得混乎。孔安國曰。慾多情慾。易所謂懲忿窒慾。亦謂怒與色也。蓋剛之為德。果烈物莫能干之。至於惑色。則有時乎失其剛果。故曰焉得剛。朱註慾多嗜慾也。又曰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是其天理人欲之說。果其說之是乎。則非聖人未足以為剛也。

然未聞以聖人為剛者矣。大氏理學者流任口言其理。莫有不可言者。而名於是乎。素焉。豈非堅白之倫乎。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言能化其人使不為非義之事也。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前篇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謂非義相干為加。是古言也。蓋言人以非義之事加諸己。是己心之所不欲也。吾則欲使其人無加非義之事於他人也。自彼視己。己亦他人。故孔安國變人為

己。以明其義耳。本文人我相對。而下吾字不對人而言。其所以變文。可以見己。揚升庵謂吾我無二義者。非矣。所引左傳。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懼我。謀以協我。及我為吾家。我食吾言。莊子。吾喪我。及吾無糧。我無食。皆有差別也。子貢知者。其心謂吾能制止其人。使無為非義。然子貢或能為其一。二豈能皆然乎。且其用心如此。必用知計。流於譎詐。以至於失己。故孔子以非爾所及而過之耳。宋儒不識古文辭。以謂此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一意。但彼曰勿。此曰無。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為仁恕之

別孔子語子貢以恕而仁非所及故孔子云爾矣哉古者勿無通用孰為自然孰為禁止且子貢不曰無之而曰欲無與孔子所語者何別乎可謂不能讀論語已又可謂不能讀古註已

夫子之文章謂禮樂也孔子雖聖人不得位不得作禮樂然如語顏淵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及散見戴記者亦頗有論四代禮樂者則雖其所罕言猶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者今雖弗傳然如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一段蓋其緒言子貢僅一聞之而深喜之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朱註以可得

而聞也為學者所共聞仁齋以不可得而聞也為絕口不言皆可謂昧乎文辭已朱註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殊不知聖人之文章豈止是乎可得而聞本喜聞之辭威儀文辭而豈喜聞乎故又有以為非聞見之聞者古書如聞道也晚之類謂聞而得之誠非淺言之者然此乃高妙之說流於老佛矣又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仁齋先生辨之盡矣皇侃本不可得而聞也下有已矣二字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是門人之言曰唯恐

論語集注
者。門人之心勞之也。以形子路之賢也。古文辭之妙如此。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雖一行之美。亦可以馴致聖賢之德。故古昔立謚法。亦以為文。聖人開人善路者。如此。孔子稱之。聖人不沒人之善者如此。蓋左傳所載。孔文子之事。不美。故子貢疑其行謚不副。仁齋先生遂疑左傳所記。恐未必然也。可謂不識聖人之道已。亦不識聖人之心已。且子貢既已疑之。則左氏不可疑矣。

左傳曰。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是可以見其恭也。又曰。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是可以見其敬也。又曰。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論語集注
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可以見其惠與義也。鄭介
晉楚。子產相之。能以禮免子產之功也。而孔子不稱。
豈猶有不足於君子歟。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皇侃本。久而敬之。作久
而人敬之。其疏曰。此善交之驗也。交久而人愈敬之
也。邢昺本。無人字。非矣。蓋久而平仲敬之。豈可謂之
善與人交乎。久而人敬之。而後善交之驗見矣。此蓋
平仲孔子所素知。偶記其一善以稱之。以平仲為先
輩。故稱此。而使人則之也。非以槩其人也。不與上章
論子產一例。

居蔡如居貨。居室廢居之居。謂買蔡也。朱註。居猶藏
也。以為藏龜之室。與下山節藻梲相粘。非也。漢書食
貨志云。元龜為蔡。家語稱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
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
二兆。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為名。未知何據。山
節藻梲。按明堂位。天子之廟飾也。居蔡與山節藻梲
古註以為二事。云。居蔡僭也。山節藻梲。言其奢侈。今
按二事皆僭也。朱註以為一事。謂藏龜之室。山節藻
梲。是不識居字也。又以為山節藻梲不關不知之事。
故連諸居蔡以解之。殊不知孔子所謂不知。乃謂不

論語集注
十一
知禮也。且古者著龜皆藏諸宗廟。故別無藏龜之室。何者。王者受命於天。與祖宗祀祖宗配之天。一之也。故國有大事。謀諸鬼神。謂祖宗之神也。鬼神不言。以卜筮告之也。故禮運曰。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明其在宗廟也。故著龜蓋鬼神之紹介也。若不問諸宗廟。而問諸著龜。則先王可謂不知本已。故知山節藻梲。非藏龜之室也。朱子不知禮。故其筮儀曰。為著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央安著于其上。焚香讀祝而筮之。是以著為神也。著

龜雖靈。稟命於物。先王之道。豈若是其陋乎。以仁為慈愛。世所皆知也。獨孔子以依於仁。教其門人。及欲仁。斯仁至之類。皆非慈愛之謂也。故子張疑之。思求其人。質諸孔子。令尹子文喜怒不形。物我無間。有似盛德之士。迺宋儒所謂天理之公。無人欲之私者。陳文子亦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意。子張高邁之士。故其所疑如此。蓋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其心固在安天下之民。而其所為亦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謂之仁焉。如子文之不有己。文子之潔身而無欲。制行雖高。止於淑身。未見其可以

論語集注
安天下之民者。故孔子不許之。宋儒求之而不得其解。旁引二子。它行事以論之。可謂窘矣。殊不知二子非古人。孔子特據子張所稱者。斷之。豈及其它行事乎。延平先生當於理而無私心。豈足以爲仁乎。仁齋先生以出於至誠惻怛之心論之。可謂刻矣。夫孔子之於二子。於三仁。或在它邦。或在上世。既不見其人。何以能知其出於至誠惻怛哉。且其說皆至於管仲而窮矣。可謂臆說已。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是或季文子自言。而魯人誦之者。故曰子聞之也。再斯可矣。是孔子斷其妄已。言季文子惡能三思。苟能再思。斯可矣。黃東發爲是。鄭玄曰。不必乃三思。此言文子既能舉事寡過。則但再思之。斯亦爲可也。文例不合。難可從矣。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二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朱子曰。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是自宋儒之見矣。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皆勸學之言。且其所謂學。豈窮理之謂乎。書曰。欽明文思。又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又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一。事。其有不

論語集注
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待且是古
聖賢之貴思也故事有大焉有小焉有遠焉有近焉
事之小而近雖不思可也大而遠雖千百思之可也
何必再三之有大氏宋儒之乏於深遠之思也為其
所見誤之已

甚矣哉人之喜以賢知自見也以至殺其身以至棄
其百乘之富而不顧也夫殺其身棄其百乘之富而
不顧也豈不難乎然其喜以賢知自見也徒殺其身
而已矣徒棄其百乘之富而已矣卒無以濟其事成
其功者無它故也其心在賢知而不在忠也其心在

賢知者止於淑其身而已矣其心在忠者仁之道也
甯武子之愚見取於孔子者以此歟然其愚之不可
及亦甯武子之性也孔子明言不可及也人之至性
雖聖人亦不能及也後世儒者不知此意

吾黨謂孔子鄉黨也狂簡蓋古言不可以簡畧訓之
孔安國曰簡大也詩簡兮毛萇亦訓大孟子引孔子
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孟
子又曰狂者進取皆無簡略之說蓋狂者志大故曰
狂簡志大而進取其成也速故曰斐然成章言文采
可觀棄之遠游自悔之言也

不知也。自悔其不知而欲歸以裁之，所以裁之謂方法。孔子歸魯脩六經，乃其方法也。蓋孔子道不行於當世，乃欲傳之後先王之道，大非狂簡不能負荷，所以思也。朱註以其不及中行，必欲見貶意，豈孔子思之意乎？如孟子不忘其初，思孔子不措也。趙岐以爲孔子思之，朱子以爲不改舊習，皆非矣。孟子以琴張、牧皮、曾皙、狂也，家語有琴牢字，子張、趙岐謂琴張，顓孫子張也。其爲人蹉跎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又善鼓琴，號曰琴張，然稱仲由子路則顏路連姓以別之。字皙者三人，則曾點亦連姓稱。

孔子思則原憲亦連姓，是稱呼之常也。由是觀之，琴張自牢，子張自師，岐說似失。

惡不仁，伯夷、叔齊之性爲然也。不念舊惡，惡不仁之不己甚也。念，不忘也。舊惡，舊時之惡也。朱註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夫旣改之，烏可爲惡？蓋舊時之惡，乃有時去事，移欲改而不可得者，是舊惡也。且如楚滅同姓，田氏篡齊，至於昭王、宣王之時，旣爲舊惡，孔子應聘，孟軻游事，是不念舊惡也。然此在他人，亦非難事。特夷、齊惡惡之嚴，如孟子所載，則宜若念舊惡，然而乃洒然如忘者，孔子所以稱之也。古人翦髮，上無

論語集注
奪人國侵人地之事。西伯之時。周子已入。豈
國反侵地。亦世移事去。而不可如之何。而夷齊聞西
伯作興。往而歸之。亦不念舊惡之一事耳。孔子又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謂其得仁人而歸之。正與此章
之義相發。怨者。伯夷之怨也。朱註。人亦不甚怨之。是
其意據孟子。以伯夷為聖人。又其所見聖人如達磨。
故不屬諸伯夷。而屬他人耳。殊不知怨者。人情之所
不能無也。孔子曰。可以怨。又曰。怨而不怒。又曰。匿怨
而友其人。丘亦恥之。舜之怨慕。凱風小弁之辨。豈不
然乎。且子貢明曰。怨乎。史記列傳亦曰。怨邪非邪。是

伯夷本有可怨之迹也。希微也。謂怨之迹不可見也。
怨之迹不可見。故子貢司馬遷皆疑之。老子曰。聽之
不聞。名曰希。是希字之義也。蓋伯夷叔齊以孤竹君
之二子。見稱不得於其父。棄千乘之國。去而隱於海
濱。於首陽之山。是伯夷叔齊之迹。為孤臣孽子。故世
人以怨疑之耳。然伯夷之不得於父。在惡不仁。蓋觀
於武王戡商之後。以燕衛齊魯封其功臣。則紂同惡
之國。多在東北。孤竹去燕不遠。必亦畿甸諸侯耳。伯
夷乃不欲事紂。父知其心。欲立叔齊。而叔齊與兄同
心。遂讓之仲子。故讓為美德。而孔
冊之獨不

降志不辱身稱之孟子亦明稱避纘不立惡人之朝者原諸其心也然餓於首陽隱於海濱其迹似怨及於西歸於周享大老之養而後怨之迹洗然矣故孔子以不念舊惡表章之耳家語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者伯夷叔齊之行也不克者不忮害也不忌者無所顧慮也如文王敬忌及無忌憚皆此義家語所載益足想二子胸次脫灑毫無蒂芥也扣馬諫武王事明王氏辨其妄盡矣

微生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於鄉孔子亦愛之孰謂微生高直似謂非直者蓋反言以戲之耳親之至也意者孔子家乞醢曰或者佯為不知皆戲言也家偶無醢而乞諸其鄰以應人需干何直不直故知其為戲也若使非孔子家乞之而他人乞之是自瑣事孔子何與聞其事乎以瑣事而譏人閭巷間匹夫匹婦之事豈可謂孔子有之乎故知孔子家乞之也微生畝待孔子甚倨高必其族故知其為鄉人也門人錄之者蓋以見孔子處鄉黨愷悌親人也且高以直自持亦悻悻自好者一旦孔子家乞醢而高不忍使其人空返乞諸其鄰而與之者是不與其平生所為相似也孔子戲言以喻之使其知凡事不可徒直亦

教誨之道存焉。後儒不學詩，不知言，遂謂高用意委曲，銜名沽譽，故孔子譏之陋哉。亦高儕輩耳。明儒又有以孰謂微生高直，為人不識其直者。然此與孰謂鄆人之子知禮語勢正同，則不可從矣。

足恭。孔安國曰：便辟貌。其人去孔子時不甚遠，必有所受。邢昺解其義曰：便習盤辟，其足以為恭也。未知是否。又曰：一說足將樹切，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也。朱註因其音而換其義曰：足過也。然二說皆無據。字書將樹切，又引管子足本，法言足言足容，殊為不類。將樹切，它無所用，亦為譌音。祇當從

孔說。讀如字，而不必深求其義可也。理學家妄以中為妙道，動以過不及為說，段使過恭果為可取，則正考父一命偻，再命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豈非過恭邪。大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豈不君子乎。可謂妄說已。此章意左丘明質直好義，孔子美之。其曰丘亦恥之者，亦吾與女不如。願為之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仁齋先生乃觀此章及人之生也，直類動枯直字，殊不知直亦一德，豈可繫一切乎。如直在其中，聖人不執一直字。後世昧乎一貫之義，遂為一槩之說耳。孔安國又曰：左丘明魯太史，則是僅左

論語集注
傳者豈有異人。程子乃泥韓愈浮誇之言，以為別人而曰古之聞人也。後儒遂曰左丘姓明名，皆無稽臆說，不足信矣。宋玉曰：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豈可以其文而疑其人乎？且左傳之文，乃史之妙者。宋儒昧乎文，其以為浮誇，宜矣。夫詩易列六經，而詩嫌誨淫，易類詭譎，段使不列六經，則程子謂之何？世微左傳，孰知春秋之意，丘明之功，偉哉！大氏道學先生，妒心頗多。

車馬衣輕裘，衣如字。朱註去聲，不識古文辭者矣。馬而言敝，亦有疲敝之義。無施勞，孔安國曰：不以勞事置施於人。置施，蓋漢時言，未詳其義。豈已則憚勞，不為留以施於人之意歟？朱註施亦張大之意，不知何據。不施勞事於人，其義自美，何必改焉？邢昺疏：老者安已，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已，待之以不欺也。少者歸已，施之以恩惠也。是朱註後說甚優。朱子更設前說者，其意謂季路顏淵皆以工夫，孔子獨以效驗，則似不倫。故也是自朱子意見，豈識孔子時語意乎？夫志者願也，欲得其所未得者也。如三子言志，則以出言此則以處言，故有不同。程子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此誠然。祇子路

以輕財利言之。顏淵以輕功伐言之。皆王一端。至於孔子。則無事一端。是所謂大也。程子又謂子路勇於義。亞於浴沂者也。此睹夫子與點之言。而妄意曾點優子路。夫子路者。曾子所畏也。其材德何必不及曾點哉。夫子所與者。與其志已。曾點之材不可考。則優劣之說。皆臆斷已。又曰。顏子之志。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是誠然。然出於有意者。豈必卑下哉。顏子之志。大禹之德也。孔子之志。堯舜之化也。宋儒務佔佔乎有意無意之辨。原其所由來。亦莊禪之遺矣。學者其察諸。又按子路或

稱季路。季其字也。或謂仕季氏。故稱季路。安哉。豈謂婁敬之陋。昉自孔門邪。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顏子不貳過。蓋顏子死後。少見此人。家語稱弟子之行。顏子之外。亦莫有此。夫子所以嘆也。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句絕焉。於虔切。屬下句。此衛瓘讀。見邢昺疏。蓋孔子門人。或有仕為邑宰。而不興學。乃以人不好學為辭者。故云爾。十室謂其極小者。必者懸斷詞。言雖極小之邑。必有忠信。如我者。則豈無好學者哉。特未使其學焉耳。苟使學之。必能

好之也。孔子屢以好學自稱，人亦以此稱之。故皆以我言之。夫學者，人之天性也。故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凡有一美，人必倣效。聖人循此性而建學問之道，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悅好也。若使人性不好學，則烏能悅之？如舊說：烏屬上句，則孔子以好學自負，而懸斷其必不好學，可謂謬矣。朱註：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忠信誠美質，然孔子之意則不然。孔子豈以美質自居乎？蓋忠信者中庸之德，乃非甚高難行之事，故以自稱。又曰：必有耳。忠謂為人謀而忠也。信謂與朋友言而信也。後世忠信字義不明，故詳之。

爾

雍也可使南面。包咸曰：言任諸侯治。家語以顏子為王者相，仲弓為有土之君子。包註：蓋本諸朱註。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本文止言可使南面，故朱子亦止謂有人君之度，而不取家語。包註：然古所謂君者，皆諸侯之稱。儀禮諸書皆爾。仲弓德亞顏子，則家語包咸為允。又家語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朱註不取，而別創寬洪簡重四字，是睹下居敬行簡而以己意言之，可謂無據。己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皆清高貴人之態。

千載之下。可想其人。真畫筆哉。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最足為諸侯美德。然其材可為諸侯。而不可為大夫。故孔子以可使南面稱之。

可也。簡。孔安國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古註不失古義如此。此冒上章。仲弓以為伯子亦足使南面。孔子然之。故曰可也。而又曰。其所以可使南面者。以其能簡也。可也。一句。簡。一句。不爾。不成語。朱註。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而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是其意如謂。夫子雖許之。尚慮其失於簡。故曰可也。簡是大失孔子之意。蓋萬世人君。論愚

駭其聰慧。皆失於苛細。故書曰。元首叢脞哉。此孔子所以簡取伯子也。聖人不沒人善。其取人也不求備於一人。可以見已。且所謂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未知何據。可也。即可使南面之可。有何差別。管仲曰。可人也。豈有僅可意哉。是無它。宋儒不知聖人取人。不求備之義。忽見仲弓之問。亦疑夫子過許。故妄意穿鑿。欲就可字見聖人無過許之意耳。居敬而行簡。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古註可謂盡矣。程子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豈有簡而不要者乎。伯子之簡。見取於聖人。亦

以不失要也。且居字主身而程子曰內內者心也。故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夫敬之本本諸敬天而程子求諸心。豈古學哉。敬固在心。然必有所敬而後有敬之名。不然而求諸心。吾恐亦多一敬字。且敬則心無邪惡可也。所謂心中無物。非達磨而何。且伯子之居簡謂其持身之簡。乃其為人然爾。豈先有心於簡乎。仁齋先生又以敬為敬事。此其執拗。不忍改其前言也。如居處恭及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卽所謂居敬也。豈得為敬事乎。行簡雖事乎。亦屬諸身之詞。以臨其民。如

聰明睿知以有臨之。臨皆以其身言之。非施於政事者矣。

不遷怒。何晏曰。怒當其理。不移易也。非矣。朱註盡之不貳過。貳重也。如貳膳之貳。過而不改。又從而文之。是謂重過。何晏引易大傳。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朱註因之。而貳訓復。失字義。不可從矣。不重過。如淺易大傳。如深。故後儒務欲深之。然大傳所言。亦不重過之事。初非二矣。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豈易事哉。且過也者。聖人猶有之。故君子不貴無過。而改之為貴焉。哀公以好學問。

而孔子對以此者。學以成德。成德之至。和順積中。故不遷怒。清明在躬。故不貳過。不遷怒者。居仁也不貳過者。遷義也。居仁遷義。日新不已。孔子所以稱之也。此曰今也則亡。而家語稱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者。冉雍之行也。是兼伯夷顏淵之行。亦可以見仲弓後來進德之盛。鄰於顏子矣。祇不貳過一事。仲弓終身不能。而顏子既先能之。孔子所以重惜之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又曰。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殊不知聖人善用其怒。不可謂無怒焉。顏子善懲怒。不可謂不在己焉。仁齋先生譏之。

是矣。然其言曰。四凶之在朝。妨賢蠹民。常人尚怒。聖人殊甚。故雖誅之。猶當有餘怒。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蓋其愛人也深。故其惡之也亦益甚。果其言之是邪。舜不及顏子遠甚。孔子何以稱不遷怒。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舜亦亂而已。亦盍稽諸經大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慾人之情。喜怒哀樂。愛惡欲。雖皆為心之用。而不可均視。並用焉。詩曰。豈弟君子。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故君子者。慈愛樂易。是其常。而唯怒為君子之所重戒也。常人亦爾。雖聖人亦爾。不求諸經。而斷諸理。程朱仁齋胥失。

之矣。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聖人有餘哀也。有餘哀而無餘怒則七情之不可均視也。程子槩言約其情者流於老佛也。世人或謂事當怒則怒。殊不知聖人君子於事之當怒者猶且不怒也。何也。怒之當懲而君子樂易其常也。故顏子不遷怒。不以和順積中為說。而以鑑空衡平約情合中為說者。皆不知道者之言也。仁齋先生又曰。是在顏子則為細事。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不遷怒不足云。得一善拳拳服膺。則不貳過不足論。夫子為對哀公。故略舉其微善而告之。本非顏子之極致也。殊不知三月不違仁。乃非顏子之

事。而拳拳服膺者。學問中語也。豈哀公所與知乎。故止以此告之耳。然不遷怒不貳過。豈得為微善。渠為宋儒盛拈。故特為此執拗之言夫。

子華非工作度日之人矣。雖出使而母豈乏粟邪。出使它邦所費必多。冉求請粟。實為子華足所費。而以母為辭也。正義曰。六斗四升曰釜者。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杜註云。四豆為區。區十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是也。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鄭註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簋者。

今文數為逾。是庾逾數其數同。今按嘉量方徑一尺。深一尺。容一釜。周一尺。為今七寸一分九釐六毫三絲。夏商周尺皆同。今尺則唐尺。後世以三代異尺。唐則商尺者非矣。余別有考。以今求周。自相乘得五。一七八六七三三六九。又以深乘之。得三七二六七二八七一六五三三四七。是為一釜之積。六十四歸之。得五八二三零一三六一九五八三。不盡。是一升之積也。今日本之升方四寸九分。自乘得二四零一。以深二寸七分乘之。得六四八二七。以日本之升除周升。為八勺九撮八二三八九四六六七。不盡。則

釜為五升七合五勺弱。庾為一斗四升三合七勺微強。冉子以為少也。可知矣。五秉為七石一斗八升五合九勺有奇。乃五馬所馱。為近於人情矣。九百。孔安國以為九百斗。為日本之八石零八升。通一歲為九十七石。蓋中士之祿也。繼者繼絕也。富而曰繼。反言以形其非也。毋字句絕。古註以來皆然。稽諸書大禹謨曰。帝曰。毋惟汝諧。是其例也。此章之義。自今人觀之。孔子師也。冉子門人也。孔子何故不直斥其非也。蓋學之道。使人自喻。而不必一一明言。一也。故曰。予欲無言。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曰。默而識之。學之

道主其大者而小者不必拘。二也。故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君子不欲傷人之意。三也。故孔子行遇雨，不假蓋於子夏氏。後世諸儒不識是意，且冉子與粟五秉，由今人觀之，孔子為魯司寇，而其門人猶不用其命，豈有是事乎？然論語所載，豈妄哉？大氏商鞅以後，天下皆法家。程朱以後，天下皆理學。豈足知君子愷悌之德哉。

犁牛章舊註盡之矣。但左傳宋公用鄆子於社，是古曰用者，謂以為牲也。山川不舍者，譬天不舍也。朱註自當見用於世也。夫子之意，乃謂天也。雖欲勿用者，人也。故知天不舍也。

不違仁者，依於仁也。依與違反，故有依違之言。仁一德也。先王之道，所為德者衆焉。仁何以盡乎德？然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安民之德，謂之仁。它德雖衆乎，皆所以輔仁而成之也。故孔子以依於仁教之。謂其心苟能依於仁，則其它衆德皆自然來集矣。回也如賜也，呼顏子告之也。三月者，假設而言其久也。日月至焉而已者，謂日日而至，月月而至也。至云者，如知至之至也。何註以此章為顏子之事，以其餘為餘人。

泥三月而不知假設而言其久也。朱註因此語意殊不倫。仁齋先生引其餘不足觀也。而辨其誤。可謂特見。但猶以為顏子之事。而不知孔子泛言依於仁之益。呼顏子以語之。故曰其心曰而已矣。皆未穩矣。且文學政事。豈容言至乎。且如孔子之意。則文學政事皆依於仁。豈容析而二之乎。張子內外賓主之辨。本於孟子。雜以子夏道戰之說。要之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其學所淵源已。段使嗜欲淨盡。苟不有仁德。亦達磨已。且三月不違仁。是學之方。未可謂之仁人也。且仁豈有域乎。如我欲仁。斯仁至矣。皆謂自

彼來至也。非我往至彼也。又按論語。唯此章以心言之。聖門唯仁為心法。一言一動一事一物。皆欲與先王安民之德相應。是所謂依於仁也。不違仁也。它如居仁亦居心於仁也。故又曰安宅。又曰仁人心也。後儒不識此義。而曰仁者心之德。其不流於老佛者幾希。布。賜也達。孔安國曰。謂通於物理。朱子曰。通事理。蓋通於國體人情。莫有滯礙。如所謂疎通知遠書教也。是達已。若徒從事宋儒窮理之學。而以通事理見。稱授之以政。難矣夫。

論語集注
卷之九
三十一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仁齋先生乃曰。不可。槩以仕大夫之家為非也。然味程子之言。豈必以此為非乎。蓋仕諸侯者。有志於一國之治者也。仕大夫者。否矣。其志瑣瑣焉者也。程子乃與其大者已。

自牖執其手。包咸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理或然矣。然不如朱子以禮斷之極確也。亡之人。多以亡為死之義。非也。死與亡異。始死曰死。既葬曰亡。伯牛未死。安得遽謂之亡也。且伯牛未死。孔子豈容言其當死乎。古註孔曰。亡。喪也。疾甚。故

持其手曰。喪之。按亡喪也。三字。孔安國之言也。疾甚以下。何晏不識孔意。妄以己意解之耳。蓋亡訓喪。如亡人之亡也。非死喪之義矣。冉子有惡疾。不可復用於世。如失之。然故孔子云爾。朱註永訣亦失之。乃親之也。

顏子不以貧窶累其心。信天命之篤也。它日孔子與賜不受命對言。可以見己所謂其樂者。正如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孔子亦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可見顏子教學為事。以忘其憂。淵明樂琴書以消憂。亦不甚相遠矣。祇其德相萬

樂亦相萬。要之皆樂先王之道也。宋儒所見如達磨不欲惹一物。故以樂道為非。是已。程子曰。其字當玩味。安哉。不改其樂。與不堪其憂相對。憂者憂貧。豈可拘其字。則不改其樂。亦要在不改二字耳。

中道而廢者。雖廢亦在道之中也。廢謂廢業也。在道之中。謂之中道。猶如中流中林。古言為爾。孔子語意言古之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以力不足自稱。是如畫地而不進矣。觀於今字。則稱古者審矣。表記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蓋人之力有強弱。故聖

人不欲強之。或作或輟。皆從其力所能。然後優游乎先王之道。以底其成焉。古之道為爾。孔子所以稱之。舊註以半途解中道。其義可通。而大失古言。學者察諸。仁齋先生曰。冉求徒見道之高遠。而不知中庸之道。故有止心。是以中道為半途。遂以中庸篇之言。同觀爾。果使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何不說中庸之道。使冉求無止心。迺孔子不及仁齋也。拘儒肆口。一至於斯夫。且聞有中庸之德也。未聞有中庸之道也。適見其不知道已。

儒字見周禮。廼有文學者之稱。子夏長於文學。孔子

欲其所學施諸君子之事。而不欲施於小人之事也。君子之事者。謂出謀發慮。使其國治民安也。小人之事者。謂徒務籩豆之末。以供有司之役也。戰國時百家並起。儒墨爭衡。而後荀子始以堯舜禹湯文武為大儒。古所無也。孔安國明道矜名。程子為人為己。謝氏義利之分。皆後世之說也。

孟之反不伐。仁齋先生曰。自暴其實。若使之反。實自為殿。而又自揜其功。則是偽焉耳。非直道也。聖人必不取焉。殊不知不伐者美德。故聖人稱焉。孔子明曰。孟之反不伐。不伐云者。有功而不伐也。大禹謨曰。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禹以不伐見稱。豈得無功乎。仁齋務欲出奇。而不知其於一章之中。自相矛盾也。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孔安國曰。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朱註以「一不管二有於辭不順。不可從矣。其所以不從。孔註者。嫌於貴佞也。殊不知孔子言衛靈公所以無道而不喪之故。而取祝鮀。可見朱註之非也。蓋佞古稱口才。未有毒惡之意。觀於雍也。仁而不佞。可見已。聖人所以惡之者。以行之不逮也。後世藉聖人惡之。遂以稱毒人謂之佞。是後

世佞字與孔子時異而宋儒輩不自覺也。孔門四科稱言語宰我子貢其所尊信孟子好辯豈非佞人歟。詳按此章之意祝鮀宋朝皆衛大夫是必孔子論衛靈公次及它國之事其臣無祝鮀之才而唯有宋朝之美故孔子論其不免於患難耳。門人所以錄之者以孔子平日惡佞而有時乎有是言故以見聖人道大不沒人才其論大非如曲士拘儒之類耳。按美亦主容觀之美不必主色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於是乎有戶。是戶聖人所作也。道亦聖人所立也。於戶則由之謂為自然矣。於道則不由之謂非自然矣。雖然道之不可不由其猶戶乎。

文勝質則史。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質少。朱註。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愚謂文謂禮樂。史掌文書。故朝廷制度。朝會聘問儀節。莫不通曉。而德行不必皆有也。楊氏曰。與其史也。寧野。此睹先進後進儉戚之言而為是言者也。殊不知儉戚就行禮上言之。先進後進及此章以人言之。而此文質彬彬。即先進野人也。大氏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文苟無文。何足以為君子乎。後世道學先生多扭老莊之說。析精

論語集注
卷三
三
粗而二之。遂謂質本也。文末也。道德本也。禮樂末也。殊不知道無內外焉。無精粗焉。有德行而禮樂不足。卽此章野人也。豈不陋乎。彬彬說文作份份。按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史記引之。可以無大過。作彬彬也。蓋彬彬乃無過之義。大過過也。小過不及也。故無大過卽無過也。文質彬彬。蓋文質不相過之義。故曰文質適稱貌。

馬融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程子因之曰。生理本直。是自理學之見。安睹所謂生理者乎。若謂人之性直。非直何以存於天地之間乎。猶之

可矣。雖然。何以能睹其理也。凡言理如此者。皆臆度耳。罔之生也。幸而免。包咸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是解罔爲誣罔。正直之道。可謂不善解已。程子曰。罔不直也。是其意謂罔。誣罔也。罔之生。謂罔人者之生也。不直之事。不止一端。皆欲誣罔人也。故罔訓不直。措辭之不善也。韓愈筆解。直德字之誤。古書德作惠。爲是。言人皆有其德。中庸所謂夫婦之愚。可與知。可能行者是也。是其所以生存乎天地之間也。罔無也。言無德也。於辭爲協。何則。直不可謂無矣。德可謂無矣。聞不直也。未聞無直也。故直字是。則

罔不可訓無也止可以誣罔解也罔字以誣罔解則罔之生也不成言矣故韓愈為是且孔子曰直在其中矣謂直之不可執也且德者性之德德則有誠誠者謂內外一也後儒所謂直者皆指誠言之後儒所謂誠者皆指大至誠言之皆由古言不明而其意雖美乎未免郢書而燕說耳且專尚直豈孔子之意哉學者察諸免如免而無恥免於今之世知免夫之免謂免於刑戮也

知之好之樂之尹氏張敬夫盡矣

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

下盡矣道莫有上下故今此所謂上乃謂上智之所知也後世此章之義不明故理學興而欲窺聖人之心又聒之一切務欲開民知竇聖人之道則不然示諸行事待其自喻方其不喻雖聒之何以能知乎不自喻而得諸耳均之不喻已故聖人不強人以其知之所不及也

務民之義王肅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得之但化道二字未切耳朱註民亦人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是訓民為人訓義為宜昧乎古言而恣作訓解從已所好可謂亂道矣禮與義古聖人所建道之大端也

論語集注 卷之四 子罕篇第十
三十四
故此二者每對言。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是也。禮在
經曲。義存詩書。故曰詩書義之府也。仁義禮智之說
興。而或以為德。或以為性。孔子以前所無也。仁智德
也。存乎人焉。禮義道也。作乎聖焉。民之義者。義有種
種。此謂其施諸治民者也。訓民為人。其謬起自大學。
親民而義。訓宜。借以明其意者也。豈可直易以宜乎。
可謂妄已。敬鬼神而遠之。包咸曰。敬鬼神而不黷。得
之。蓋人卑而鬼神尊。故敬之。幽明隔。故遠之。顓頊命
重黎。絕地天通。謂不黷也。如祀父母之神。建廟安厝
之。祭必齋。血腥體薦。不以人所飲食。祭器殊燕器類。

所以遠之也。或謂鬼神之正者敬之。不正者遠之。殊
不知凡經所謂鬼神。皆謂正者也。朱註不惑於鬼神
之不可知。如亡害然。然宋儒所見。歸於無鬼神。凡言
無鬼神者。不知聖人之道者也。此章之旨。明於天人
之分。達於幽明之故。故孔子曰。可謂知矣。先難而後
獲。孔安國曰。先勞苦而後得功。得之。它日孔子曰。為
之難。故此謂為仁而曰難。獲者得其報也。記曰。用其
仁而去其欲。故欲獲其利而為仁。非君子所貴矣。朱
註。後其効之所得。此本於先事後得。然所謂得者。亦
謂得報也。朱子加以効字。乃孟子勿助長勿正之說。

道學先生動曰功夫功夫一如道士鍊丹故有此等
之言豈孔門之舊乎學者察諸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此二句非孔子時辭氣蓋古言
也而孔子誦之下四句乃孔子釋之也蓋孔子多誦
古之法言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古書
不傳者多而後儒昧乎文辭槩以為孔子之言非矣
樂山樂水知者樂皆音洛朱註上二字並五教反古
無此音如牛山之樂豈非音洛邪仁知之於山水與
我心會欣然以樂故音洛為是水動山靜樂如水之
流壽如山之不崩豈非釋之之言邪古註知者樂運

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如山之安
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勝朱註萬萬易大傳曰知
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
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與此章之義互相發
焉朱註達於事理安於義理咕咕於理可醜之甚
魯一變至於道古註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可謂明
白朱註至於先王之道殊為不通

觚非木簡以觚為簡起于秦漢以後升庵辨之是矣
祇升庵引破觚為圓而謂變其形制恐非矣蓋時俗
湏于酒而獻酬之禮不可廢焉故大其觚以適其量

是觚之所以不觚也。蓋春秋之時，先王之禮尚存，而凡百器物皆遵用古制。觀於左傳諸書，可以見已。故不可遽易其制，乃仍舊制而大之，勢之所至也。秦漢以後，衣服器物皆無法制，人任意為之，而新奇日出，則何必用舊制與舊名乎？儒者生於其世而不知三代時禮之周世者，若是其久也。故謂變其形制，豈不粗乎？馬融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邢昺疏引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

節為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觥。今以日本之量求爵，受八勺九觚，受一合七勺八觥，受二合六勺七角，受三合六勺弱，散與觥受四合五勺弱，則古今人酒量亦不甚相遠矣。聊附記。

宰我井仁之問，慮孔子陷於禍，而以微言諷之也。古註新註，其義甚淺，無味。宰我之智，豈不知之？宰我稱能言之士，豈如此乎？仁者暗指孔子也。井有仁焉，不必改作人。古註以井有仁焉之仁，解為仁人，與仁者

相犯不可從矣。又曰：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是改也。作乎？失於牽強，不可從矣。井有仁焉，假設之言，蓋言險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也。宰我意孔子仁心之切，雖或人告之，而曰：險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亦必將從之矣。孔子知宰我微意所在，故承之以君子。若使宰我明言其事，則孔子必承之以丘也。若使宰我泛問仁人，則孔子亦當承之以仁人。今宰我問以仁者，而孔子答以君子，故知宰我諷孔子也可。逝也不可陷也者，據井有仁言之，可欺也不可罔也者，言其所以然之故也。孟子曰：故君子可欺

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蓋朱註所本，蓋罔者，誑之使其迷惑也。君子不逆詐，故可欺也。有所守，故不可罔也。言此以安宰我之心也。大氏後人以宰我有短喪、晝寢之失，故視之甚卑，遂不深味其言耳。果使其說之是乎？作論語者，當刪前數句，止曰：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

文者，詩書禮樂也。先王之道大矣，非博學之則不能知之也。約之者，納諸身也。欲約先王之道而納之其身，則非禮不能。故曰：以禮。或疑文為詩書禮樂，則禮已在文中矣。故或以文書解之，殊不知詩書禮樂皆

論語集注
卷之六
三十一
載於策。孔子而前無有也。蓋博學詩書禮樂而約之。身特在禮。禮。詩書禮樂之禮。非有二也。它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喪亦吉凶。軍實嘉之一。據於德。依於仁。仁亦六德之一。泛愛衆而親仁。仁亦衆中之一人。古言率如是。後人必欲判然相對。皆不知古言之失也。舊註約訓要。以學文為考索。淺哉。且昧乎字義者矣。畔。叛同。如佛。眇。以中牟。畔之。畔。言或學之不博。或不約於禮。其弊皆必至。畔於先王之道。而從邪說也。蓋孔子時。雖無諸子百家。亦有其漸。已。仁齋先生曰。三代聖人。屢以中為言。而至於吾夫。

子則特以禮為教。殊不知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孔子以前已然。且中自中。禮自禮。豈可混乎。彼惑宋儒之說。而以為中與禮一理。妄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孔子矢之。其義不傳。自孔安國時。既已疑之。朱子援禮為斷。甚善。仁齋乃曰。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之理。殊不知改。使有悔過。改非之心。而在。我無可見之禮。則不可見之矣。傳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此一事。其於今可見者。止是矣。按。蒯聵以南子故而失靈公之心。以奔。

出公乃嗣位。衛於是乎亂。子路事出公而不悅。孔子所為。豈孔子之見南子。在出公之時。而南子如呂后邪。孔子見之。蒯瞶出公父子之際。或協乎。方是時。衛亂而臣下相疑。子路之不悅。豈慮蒯瞶之反國邪。則孔子矢之不亦宜乎。豈翅以安子路哉。亦將取信於國人也。誓之道皆然。不爾。使其在靈公時。孔子能化南子。亦不過一婦人。亦佛化韋提希耳。是何益也。雖然。此事當時高第弟子如子路者。猶尚不能知孔子之心。何況千載之下乎。仁齋削朱子援禮之解。而妄爾云云。可醜。後世又有訓矢為陳者。是諱誓而曲為

之解。已觀孔子之答。其為誓者審矣。

中庸者。樂德也。周禮樂六德。孝友。祇庸。中和。古書以六言者。皆兩兩相對。孝友一類。祇庸一類。中和一類。祇謂用之鬼神。故敬之。庸用也。謂用之民。乃可常用者。故有平常之義。康誥有庸庸。祇祇。可見祇庸相對已。就六德取二者。而曰中庸。亦必古言。仁齋先生以為孔子所創。蓋非也。中有二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不偏也。舜用其中於民。謂無過不及也。朱子解本此。不偏與無過不及。在古歸於一義。段如王都在中。東西南北道途均。而易可至。是不偏有易行之義。如

賢者俯而就之。不肖企而及之。是無過不及。亦有易行之義。故合不偏無過不及二義。皆謂不甚高而易行也。故中庸二字。乃謂人人可常用易行。而非甚高難及之德行也。如世所謂其才不及中庸。及中庸之主。可以見已。至於朱註所言。亦極其精者。非無是理。然精之又精。以究其極。則有貴精賤粗之失。而不自覺其畔中庸者矣。如庸為不易。亦唯贊之云爾。有何不可。若以不易求庸。則大失字義焉。究其所以謬之由。則本於子思之書。以此形老莊之奇僻。然子思亦以德行言之。言由中庸之德行。可以馴致仁聖之德。

是登高自卑之意。祇後人睹其以形老莊之奇僻。遂以中庸為道。動以命聖人之道耳。豈不謬乎。聖人之道。更有廣大焉者。有精微焉者。有高明焉者。故以中庸為道者。非也。然孔子以此為德之至者。蓋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天下之大。賢知常。鮮而愚不肖。常衆。故非不甚高而易行之事。則無如愚不肖何矣。故唯中庸之德。而天下可得而一之。是其所以為至也。君子由中庸以馴致仁聖之德。小人則唯由之而已矣。故此特以民言之。所以民鮮久矣者。禮樂教廢而風俗壞故也。鮮謂鮮其人也。子思書作鮮。能仁齋先

生從之。易大傳曰：君子之道鮮矣。可見古言自殊也。何必中庸為是。仁齋先生又以為民不能久守。故為德之至者。果其言之是乎。中庸之為至德。乃為其難行也。豈不謬乎。

朱子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此昧乎字義。下文曰：仁者。孔子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可見仁為仁人。聖為聖人。聖人作者。有聰明睿知之德。豈仁人之所能及哉。故開國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是為聖人。繼世之君及臣。雖有至德。不得稱聖人。故孔子以仁誨人也。所以稱孔子為聖

人者。其德與業。可以比諸作者之聖也。夫仁人可學。而能焉。如聖人聰明睿知之德。稟諸天。豈可學乎。自孟子以伯夷柳下惠為聖人。而後遂失其義焉。宋儒之學。專主天理人欲。其意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為仁。又以造極處為聖人。則仁聖無別。故以仁為通乎上下。可謂窘已。

論語徵丙

